



本土文本

平安贝 (小说)

□袁金泉



“黄海滩上处处宝，文蛤吐沙真奇妙！”小时候，奶奶常常唱着这样的歌谣哄我入睡。

我的家乡是黄海之滨的一个小渔村，海产资源十分丰富。大海盛产文蛤、对虾、黄鱼、鲳鱼、梭子蟹、泥螺、竹蛏、紫菜等上百种名贵海鲜。尤其是文蛤，色彩斑斓的外壳，让人爱不释手；晶莹剔透的蛤肉，鲜美绝伦！有“天下第一鲜”之美誉。

文蛤，很普通。小时候跟着父亲到海滩上玩，脚一踩，文蛤就从脚下四周的沙土里冒出来，用手一捧，一大堆，不足为奇！但文蛤又很神奇，听奶奶讲，当年精卫填海时，衔来的石头，是女娲补天的五彩石。这些“五色石”得天地之精气、经万年之孕育，竟拥有了生命，化成一只只五彩斑斓的文蛤，不仅肉质鲜美绝伦，而且贝壳图纹迥异，色彩纷呈。

我知道奶奶讲的当然都是神话传说。但文蛤贝，玲珑光亮，表层为天然釉层，颜色为原色、间色和复色，构成了一幅幅妙趣天成的图像和花纹，却是真实的。北宋文坛泰斗欧阳修在《归田录》中写道：“璀璨壳如玉，斑斓点生花”，对文蛤贝大加赞赏。

奶奶不知道什么时候对文蛤贝花纹图案有了研究，专门挑选了一枚文蛤贝给我做了一个挂件。只见这枚文蛤贝壳整体通红，中间有一图案似滩涂拉渔船的“海子牛”。奶奶说，这是一块

平安贝、吉祥贝，戴上它可以保佑一生平安幸福。于是奶奶又给我讲了一个故事。相传，唐代名将薛仁贵征高丽，兵至南黄海，一条黑龙掀起万顷恶浪，三军阵脚大乱。经当地一渔民指点，十万将士一人挂起一只文蛤贝，顿时，大海上空霞光万丈，文蛤仙子张开两扇贝壳，如天兵神将踏浪而行，所到之处，黑龙低头，风平浪静。

这一传说，也难以考证。但至今，我们当地还保留着这样的风俗。凡首次出海的渔民，都要带文蛤贝壳远行，以求平安。由于文蛤贝壳呈扇形，是一对两扇，有子母齿，一拍即合，因此，结了婚的把一扇留给妻子，一扇留在身边；未结婚的一扇则留在父母身边，一扇挂在胸前，可以避邪扶正、逢凶化吉。

这片海域不仅给沿海人民带来了丰富的渔业资源，经专家勘察考证还是三万年前古长江入海口，有天然的深水航道。在省市政府的努力下开发建设了东洲深水港，成为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。我大学毕业后，在奶奶的鼓励下，也参与了港口建设，经过二十年的拼搏，我成为了港口的管理者。

这天，我儿时在海滩上一起玩耍长大的伙伴马大能来到我办公室，很神秘地对我说：“我的书记大人，我有个合作的贾老板，愿意出十万元购买你收藏的文蛤贝，你看怎么样？”奶奶给我的文蛤贝，我一直收藏

着。几十年的时间，奶奶已经收藏了几千枚图案奇特的文蛤贝，那是从几十万枚，甚至上百万枚普通文蛤贝中精心挑选出来的。小小文蛤贝，诗情画意，可谓一贝一天地。除了“海子牛”的图案，还有神似孙悟空、卓别林等人物图案，更有“佛光普照”“玉兔献寿”“蓬莱仙阁”等天然贝纹，千姿百态，应有尽有，令人不可思议，拍案叫绝。奶奶90岁了，却有一个梦想，要在港口新城建一个文蛤贝展览馆。

贾老板说了，在将来开发的房产中可以帮助你奶奶筹建一个文蛤贝展览馆！”马大能喝了一口茶，从公文包里拿出一张文蛤贝展览馆设计图纸。贾老板，我已经接触多次，他想在港口新城黄金地段拿一块地搞开发。

周末，我从港口新城回到老家，把马大能的来意说给了奶奶听。奶奶听后，满脸的皱纹先是荡漾成花儿一样，转而趋于平静。

她亲自张罗起晚饭来。鸡蛋文蛤羹是我们家传统的菜肴，我小时候最喜欢吃奶奶蒸的鸡蛋文蛤羹。鸡蛋的金黄、葱花的翠绿，加上蛤肉的洁白，美如画卷。平时尝一口，细腻嫩滑，美味可口。尤其蛤肉，洁白无瑕，绚烂鲜嫩，大快朵颐。可今天，当我用匙子舀了一只被蛋包裹的文蛤肉吃时，竟隐约感到有沙子在碜牙。

“奶奶，这文蛤怎么有沙子呀？”我

疑惑地看着奶奶。

奶奶又吩咐母亲上了一道菜，还是文蛤。不过是清水煮文蛤。这也是我们渔家常吃的做法，就是把文蛤洗干净，直接倒进锅里放清水，倒点黄酒，放点葱、姜、盐等佐料煮，待文蛤贝张开，连壳子捞起，原汁原味地吃。

我用筷子夹起一只带壳子的文蛤，把文蛤肉小心翼翼地放进嘴里。“咦，没有沙子？”我再次疑惑地看着奶奶。

“还知道文蛤会吐沙呀？”奶奶加重语气，“这是吐过沙的文蛤，当然没有沙子了！”

“都是你奶奶安排的！”妈妈说。

原来鸡蛋文蛤羹中的文蛤，是没有经过吐沙过程的文蛤，蛤肉表面看起来洁白无瑕，却内含有碜牙的沙子。而水煮的文蛤，虽然文蛤肉被包在贝壳里，但经过一段时间盐水的浸泡，文蛤自身将沙子全部吐了出来，让自己洁净，自然吃到嘴里就没有碜牙的沙子了。

我恍然大悟。

“海儿！”奶奶呼着我的小名，“还记得小时候教你唱的歌谣吗？”

“记得呀！”我不由得哼了起来，“黄海滩上处处宝，文蛤吐沙真奇妙！”

“海儿，任何时候都不要忘了洁淨自己呀！”奶奶的话语重心长，如海浪在我心头翻腾。

“洁淨自己！”我拿起珍藏了几十年的带有“海子牛”图纹的文蛤贝，若有所思：文蛤贝，平安贝！

从“斑马”到“戈多”(散文)

□陈凤兰

一把青草还在远方，我只能卖掉房子，浪迹天涯，去把青草带回你的故乡。

宋冬野就这样丝丝缕缕地、绵缠缠地牵惹着我们疼惜，翻腾着我们的不舍与眷念。人在途中，我们会邂逅像“斑马”一样满是伤痕的爱恋，她那么娇怜，那么可人。她只渴望着一把青草，就像需要寻找一个值得依靠的健硕肩膀。可我们的宿命一把吉他、一路歌，我们的图腾是远方，哪怕远方除了遥远，一无所有，我也不能停下我的脚步。我们只能把眼泪氤氲成灰色，悄悄别离自己的心爱。

每每听这首歌，我会不由自主地想起《等待戈多》。

一九四八年，塞缪尔·贝克特给世

界贡献了一部荒诞剧——《等待戈多》。在第一幕中，一条荒凉冷寂的大路，先后出现的5个人，他们说了许多颠三倒四的话，做了许多荒唐可笑的动作。其中两个流浪汉在苦苦等待，他们说他们在等待戈多。可戈多是谁？为什么要等待？要等待多长时间？似乎没有人能弄清这些问题，他们只是等待，似乎等待就是他们活着的使命，是他们所有生命的意义与精髓。更离谱的是，《等待戈多》的第二幕几乎是第一幕的完全重复。戏演完了，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，结尾又回到开头，时间好像没有向前流动，又好像在无限制地循环。等待，永无尽头，喜剧，变成了悲剧。

可是我们也很害怕，害怕永远也等不到“戈多”，害怕永远也找不到斑马的故乡，永远也找回不了青草，而且还彻底忘了来时的路，就像自己从未出发，就像明天还是今天。可庸人无知，劫数未定，只能哀婉地歌唱，一遍一遍诉说着寒凉的年华……

就像那睡着的斑马，注定只是我们的驿站，我们还要追寻“戈多”，哪怕山高水长，哪怕风急雨肆。时光像疾风从耳边掠过，我们在惶惑不安中对若有若无的未来翘首以盼。我们祈祷，“戈多”一来，他们就可以停止脚步，就可以“得救”。我们像夸父追日一样，寻求“戈多”成了他们唯一的生活内容，唯一的精神支柱。

可是我们也很害怕，害怕永远也等不到“戈多”，害怕永远也找不到斑马的故乡，永远也找回不了青草，而且还彻底忘了来时的路，就像自己从未出发，就像明天还是今天。可庸人无知，劫数未定，只能哀婉地歌唱，一遍一遍诉说着寒凉的年华……

那时忙假(散文)

□顾新红

恣意玩耍的空间，田野、河渠、树林、道路、校园……都是我的，我的生活、起居、学习、玩乐也是我自己的，无人干涉。鸟的消长更迭——田野里，阳光与麦子锋芒互交，没有争执，是彼此激励的心照不宣，在梅雨来临之前共赴一场丰收的约定。耕牛拉着爬犁，踩着泥泞，在鞭子声声里步步向前。大人、孩子忙碌的身影在天地间定格成一幅幅清丽油画。

田边地头，花影稀疏，青涩的桃儿、杏儿、黄瓜扭在一起肥厚翠绿的叶片下若隐若现，诱惑着孩童垂涎的目光，而河边的苇叶早把孩子的心挠得痒痒的。

田野之上，燕雀争鸣，蜻蜓盘旋，那些灵巧的翅膀、尾翼偶尔掠过早早变身的水田，画起层层的圆圈，圈住一颗颗忘心的心。风鼓动热浪，在乡民的脸颊、额角悄然滑落，滴入泥土。

这幅童年时光镌刻于心的“芒种”画卷，时隔多年依然清晰如昨。那时有忙假，总能尝到抢收、忙种的苦，忙假里晒过的太阳，吹过的风，吃过的苦，流过的汗都长在我身体里，累积成骨骼里的钙质或者其他元素。

出生在农村的孩子，是被土地和土地上的风、阳光、五谷喂养大的。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，正是我读小学的年纪。那时候穷，只得缴得起一元一学期的学费，只能领到《语文》和《算术》两本书。每天背着母亲用碎布缝的书包，扛着小木凳，干憋着肚子开心去上学，没有各式练习册、试卷、课外书，也没有家庭作业，更没有现在孩子拥有的富足的衣食、玩具等。但我的童年相当富有：拥有铺天盖地的阳光、空气和无际的绿，拥有大把大把的时间和

穗，没有一穗麦子能逃脱小孩子尖锐的眼睛。我们每捕获一穗麦子，都释放一串欢呼，仿佛唯有这样，才避免围兜盛不下。孩子们翼下生风，在田间跳跃、飞翔、滚爬，不觉苦累，只有期盼。待围兜满了，个个像孕妇般挺着“大肚子”到田边的会计处过秤。先前的汗水、尖叫瞬间转化成叫作“工分”的数字，而这些“工分”就是一家人起早贪黑积攒的口粮，是生活的全部希望。重回田间，一个个像凯旋的英雄，满脸自豪。

插秧的时候，孩子只能帮着拔秧苗或者拎秧把子。我是拔过多次秧的。一张小矮凳，一个小木盆装着整齐的干稻草漂在浅水上（旱稻是后来的事）。赤脚，弓腰，坐上小矮凳上，双手握住秧苗的根部，轻轻向着身体方向拔拽，一次一两棵，急不得，假如贪心揪一大把，不仅拔不起来，甚至会拔断秧苗。想来，终身受用的很多生活技能、经验乃至生命智慧都是在忙假、在劳动中习得的。秧苗离地后，两只手的秧苗合并到一起，在一旁的清水里上下晃动，霎时，浑水泛开，水波荡漾间，根部的淤泥就清洗干净了。待秧苗积攒到一捧，就抽出一根稻草来，捆成一把，扔到身后，继续向前。拔秧虽没有插秧那般弓腰屈膝、屁股不占凳子，却也不轻松。我最怕的是蚂蟥（方言里叫“马趴”），稍不留神，腿上就爬上蚂蟥，有时一下子几条，沾都沾不下来。每有蚂蟥爬到腿上，必是惊呼直叫地跳到岸上，母亲闻讯赶来，噼噼啪啪一顿拍，蚂蟥掉落，一行行鲜血如幼红的蚯蚓从腿上游到脚面，目不忍睹。有些痛和怕，经历过，就不再畏惧。

那时，一年有两次忙假，夏收夏种一次，秋收一次，每次三到五天，时间长短没有统一规定，就看老师家农活来不及做。“芒种”到了，忙假就到了。“芒种”仿佛一粒饱满的麦子，又似一颗金黄的稻种，在田间呼唤，呼唤人们收麦、插秧、抢时间。麦子被女人手中的镰刀放倒了，又被男人的扁担挑走了。孩子们腰间被大人系上一条围裙，兜成个布兜，就如麻雀叽叽喳喳飞向田间。与其说是拾麦穗，不如说是抢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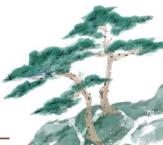
穗，没有一穗麦子能逃脱大人收麦栽秧，抽空还得为爬高的瓜藤用芦竹搭个梯子，给新栽的红薯苗灌灌水，在水田边塞下几棵慈姑、荸荠苗，把枯萎的葱蒜挖出来剪去枝干串成“风铃”挂到檐下，给疯长的棉花整整“雄枝”……只记着母亲说的“只要勤快就有得吃有得穿”，从不敢偷懒。那时忙假，是一个节令打破乡野的宁静，让那些飘在云端的“时间”，忽地都化作了完备生活、创造幸福的“时机”，人人坚信：只要耕耘就有收获。试想，这世间还有哪一个童年、少年的文本比土地更丰腴，更耐读，更值得去倾心付出？

“节序届芒种，何人得幽闲。”如今“芒种”节气吹响了高考、中考、小升初考试的号角，孩子们夜以继日、伏案刷题，拼力去收割三年、六年的时光。我看，节气依然在物候的轨道上沉静而清醒，“芒种”依旧，忙假却没有了。孩子们一年四季在忙着纸面上的数据，俯首伏案间，与泥土、阳光、亲人相处的距离越来越远，对生活、对生命的热爱与珍惜之情越来越淡……

天地有节，教育有法。如果教育也像农耕那样“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歇”“顺时而动、应时而得”“尊重天性，顺其自然”；如果教师和家长也能像农民那样顺应个性喜好，秉持“种瓜得瓜、种豆得豆”的心态，不执念每一株都开最美的花，结最大的果，生命会不会更多别样的风采呢？

今天，当看到蹒跚在田间的母亲那佝偻的腰身和飞扬的白发，我多么渴望有个忙假，让我和孩子们能重回田野，完备一次次人生真正意义的耕耘。

江海新韵



端午

□蔡晓舟

《离骚》因不离谱而骚客满天下
不管天问问天
不解风情者不必解释

还是那个令楚人痛楚的日子
隔空飘飞的艾旗
只为炎千年剑客的孤独之伤而

舞
那支蒲剑化就的浆叶
仍然提不得
一提，泪洒江湖

岔洋河札记(组诗)

□刘信国

渡口和鱼簖
怀着一声叹息，在那年冬天告别
我听见，遥远的渔歌
和一堆炭火的灰烬也在怀念

怀念，并不悲怆
我看
和妈妈一样年迈的炊烟
依然高于河面，高于我破碎的
记忆

1 月亮和太阳
都用岔洋河水洗脸梳妆
每一个清晨和黄昏
都以从不同的诗意铺陈
2 不高不矮的天空
以流云和星辰以风和雨
以某种矜持某种风度某种喜悦
注解岔洋河高于记忆的某种安
详和宁静
3 所有的华丽
在岔洋河两岸站成禾苗和野花
站成芦苇摇曳的风韵
站成阡陌环绕中的黛瓦白墙和
劳作的号子
4 岔洋河所有的故事
都交托给了苍老而年轻的炊烟
交给了故园中眺望远方的公孙
树和孩儿菊
交给了年一度的清明和除夕夜
5 新一茬的麦子熟了
岔洋河新一茬的希望熟了
我看母亲挥动着年迈的镰刀
我看一只布谷，冲我飞来

◎期待雨来
雨还没来
我的眼泪因此失约
这颗石头握在手心已经很久了
诗意图已被榨干
所以，等雨来催熟这个仲夏
顺便唤醒石头的灵魂
生长出白鸽一样的翅膀
让我的眼泪贮满喜悦和翠生生
的绿

◎黄昏
花费了很长时间
等到这一刻
便不再回想无声无息离去的岁月
我在此时蓬勃的长风中坐下
在这棵同样等待某种启迪的树下
在一弯明净的水边，我坐下
我坐下，不再奢望总能面朝大海
不再祈祷时刻拥有春暖花开
甚至，不再念叨清晨的太阳
不再怀念被鸟儿衔去远方的一抹诗
意
我坐下，坐在一弯明净的水边
如一尊原生态的石头，读自己的
心声
花费了很长时间等到这一刻
我与渐来的黄昏一样，干干净净

◎雷鸣之后
抑或
昨夜的雷鸣
是为做我泪水的先驱
否则
不会轰轰烈烈如此
恰如其分
在我眼角纵横的丘壑跌宕
那声响
竟然浩荡着长江水的秉性

◎等待
海水
是从我的指缝中开始失忆的
阳光也是，月色也是
就连鸟儿飞去的轨迹也是
找不到归路
想不起曾经的文字和现在的去向
那么，那支蔷薇所怀着的寂寞
或许并不是为了孤芳自赏
或许是为了某种等待

